

現代馬克思主義叢書

馬克思

的

階級理論

STUART HALL 著

國絮譯

馬克思的階級理論

現代馬克思主義叢書

曙光圖書公司出版

一九八二年一月

序言

近數十年來，馬克思主義在歐陸各地得到重大的發展，並且影響了西方的學術思想（當然馬克思主義的最重要影響是促進革命運動的興起）。但是，在香港馬克思主義則鮮爲人所重視，一方面故然是政治恐懼的作祟，另一方面則是本港的學術界（以兩所大學爲代表）偏重於英、美傳統的功能學派和實証主義。影響所及不但做成普遍對馬克思主義的漠視，就連有興趣認識的人也無緣獲得有水準的讀物。

本叢書旨在提供有興趣了解馬克思主義的人士一些目前西方對馬克思主義的討論。由於叢書負責人只能以工餘的時間編整叢書，錯漏在所難免，敬希各方友好指教！

這篇文章雖題為「馬克思的階級理論」，但討論的範圍是是有限的。要在一篇萬餘字的短文裏提出一套完整和有系統的解釋去說明馬克思的階級理論是不可能的。首先馬克思的著作的中心主旨都是環繞階級、階級關係和階級鬥爭的現實，要完整地說明馬克思的階級理論便須重新組織他的全部著作。再者馬克思的階級理論本身就不是一套緊密連貫的理論。雖然在馬克思所有的重要著作裏他都觸及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問題，但這些作品的性質和重要性卻不盡同，對階級問題的討論也有程度深淺的分別和角度、層次上的不同。基於這些考慮，本文將集中比較前、後期的馬克思對階級問題的不同分析，此外也嘗試解釋為什麼會有所不同。

一八四七年馬克思和恩格斯為國際共產聯盟撰寫了〈共產主義宣言〉（以下簡稱〈宣言〉）。一年之後革命浪潮席捲歐洲。〈宣言〉的一個重要目的便是向世人宣告當時歐洲一觸即發的革命形勢。有感於即將來臨的革命，〈宣言〉率先吹起革命的號角。〈宣言〉對革命形勢的估計極為樂觀，大有「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之勢，因此刻意地用簡化的概念道出複雜的革命形勢。可是到了一八四八年的夏天，反革命的逆流反倒淹蓋了革命的浪潮。馬、恩二人開始明白到他們誤將資本主義誕生的號哭當作是垂死前的呼叫。這次教訓改變了馬克思對不少問題的看法更加深了他對革命阻力的了解。一八四八年革命爆發而隨即消逝，促使馬克思發展一套充份估量影響革命的複雜階級關係和階級鬥爭的理論。如果我們拿馬克思一八五零至五二年間著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和〈共產黨宣言〉比較，便可知一八四八後馬克思的理論比前跨進了一步。

至今所有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

自由民和奴隸，貴族和平民，地主和農奴，行會師傅和幫工，簡短些說，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始終處於相互對抗的地位，進行不斷的，有時隱蔽，有時公開的鬥爭，而每一次鬥爭的結局，不是整個社會受到革命改造，就是鬥爭的各階級同歸於盡。

（馬、恩全集第四卷四六五——四六六頁）

……隨着工業的發展，無產階級不僅人數增加了，而且它集合成爲廣大羣衆了。它的力量日益增加，它自己也日益感覺到自

己的力量。機器使各種勞動之間的差別越來越少，使工資幾乎到處都降到同樣低的水平，因而無產階級的利益和生活條件也越來越趨於一致。資產者彼此間變本加厲的競爭以及由此所引起的商業危機，使得工人們的工資愈加搖擺不定；由於機器日益迅速的發展和繼續不斷的改良，使得無產者的生活地位越來越沒有保障；個別工人同個別資產者之間的衝突愈益成爲兩個階級之間的衝突。工人們開始成立反對資產者的同盟；他們一致起來保衛他們的工資。他們甚至建立了經常性的團體，以便一旦發生衝突時使自已有所保障。……

無產者這樣組織成爲階級，從而組織成爲政黨這件事，不斷地因工人們自相競爭而受到破壞。但是，這種組織總是一次又一次地重新發生，並且每一次都顯得更加強大，更爲堅固，更有威力了。它乘資產階級各個階層互相爭執的機會，迫使他們用立法手續承認工人們的個別利益。英國頒布過十小時工作日法律就是一個例子。

（馬、恩全集第四卷四七五——四七六頁）

以上兩段引自〈共產黨宣言〉的文字肯定革命即將來臨，並將革命的對比力量簡單地分爲資本家和無產階級的對立，然後在歷史潮流不可抗拒的想法下認定無產階級必然勝利。文字給人肯定、樂觀的感覺而且對革命力量比對的分析又是簡要清楚，因此確是很有說服力。然而〈宣言〉最有力的說法和我們今天所感受到的是多麼的不協調。面對著革命無限延遲和複雜的階級關係，人們不會接受〈宣言〉假定的直線歷史觀——資本主義的階級衝突，循着歷史一步一步惡化，最後分爲資本家和無產階級兩大對立階級，其他的階級或是附屬資產階級或是支持無產階級。現在看來〈宣言〉的理路簡單來說可分爲以下段落：封建制度崩潰；資產階級冒升；資產階級「自由」地進行買賣無需受封建特權壓抑（或稱「自由競爭」）；解除封建枷鎖的農民成爲自由出賣勞力的工人（或稱「自由勞動」）；資本主義生產力在機械化發展下進一步提高；工商業出現危機；無產階級變爲赤貧；階級分爲兩極；最後爆發革命，無產階級成功奪權。

以上的分析實際上只是一套進化論，但卻不是達爾文的進化論。進化的軌跡不在於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而在於生產力發展和生產關係的矛盾。按此說法舊有生產關係阻礙生產力發展構成了

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而階級鬥爭的節奏也決定於這個基本矛盾。因此階級鬥爭會有緩、急之別，但整個階級鬥爭形勢是漸次加劇的，因為資本主義進一步發展，階級鬥爭便進一步加劇。資本主義只會自掘墳墓，資本主義生產了自身的否定——受壓迫的階級不斷加緊鬥爭，最後瓦解資本主義，將社會推向一個新階段。這個新階段可以說是歷史的最後階段，因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鬥爭是一次涉及所有人的鬥爭（這是階級分為兩極的結果）。無產階級是最後一個被解放的階級，無產階級革命便是所有人的解放，換言之是階級社會的終結。

〈宣言〉以簡潔清楚的字句道出階級鬥爭的發展。首先同一個階級的人都是同進同退的，好像是由一個意志指揮的。其次，〈宣言〉認為經濟利益的鬥爭總是會轉為政治權利的鬥爭，因此〈宣言〉進一步指出歷史的發展其實是不同階段的階級鬥爭。階級鬥爭便是歷史的推動力，歷史的分水嶺標誌着階級鬥爭達到另一個新階段。〈宣言〉將資本主義社會當作是一個只是由幾種因素組成的簡單結構。在形勢上和表現方面，資本主義社會或是複雜的；或是存在很多的問題，但是整個資本主義的運作和存在的問題都可溯源於一點——生產力發展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最先表現在經濟層面方面（舊生產關係阻礙了生產力發展），然後不規則地擴展至政治、文化等其他層面。

對於上述的觀點，亞爾杜塞爾在一篇「矛盾和過度決定」（“Contradiction and Overdetermination”）一文裏（收於〈獻給馬克思〉一書）作了一次很徹底的批評。他指出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確是可以解釋資本社會以致其他社會的問題，但卻不足以具體地說明不同層份（政治、文化等）的階級鬥爭如何引致革命爆發。因為社會結構的各個層份並非像〈宣言〉所說的有條不紊地緊扣着。經濟層面上的矛盾，不一定擴展到其他各個層面，導致革命爆發。要充份估量革命形勢，便不能單靠分析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列寧論一九一七年蘇聯革命之時曾指出問題的關鍵在於分析「極為不同的潮流、極為分散的階級利益、不同以致是對立的政治方向，如何會在一個獨特的歷史條件下匯合起來。」列寧提及的不同潮流是不可以被當作是經濟規律的引伸。

因此要注意的並不單是一個矛盾，而是多種不同的矛盾。每一種矛盾是獨特的，有自己演變的步伐和特別的歷史，做成這種矛盾的原因也是特別的。換言之，我們要注意到社會結構裏，每一個層份的相對獨立性和對整個結構的特定作用。讀者或許會問：馬克思主義的中心論點——生產模式的決定性作用——又應怎樣理解？明白到社會結構的複雜性之後，我們需要重新了解「決定性」的意義，這樣才不致返回經濟決定論的框框。亞爾杜塞爾提出了一個新構想。不同的矛盾產生了複雜的影響和問題而且不斷地累積起來。革命爆發是因為累積達到了社會結構所能負荷的極限。因此一個足以移動整個社會的亞基米德點是並不存在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等字眼只是一些描述的語句，不能代表社會結構裏不同層份的關係。這番話似乎仍未能解答如何重新理解生產模式的決定作用的問題。其實馬克思的見解是有所改變的。

在一八五七年寫的〈經濟學手稿〉導言裏，馬克思指出生產、分配和交換三者雖同屬整個資本的循環，但三者各有獨特的表現，因此明瞭生產、分配和交換三者個別的特點才能了解整個資本循環的性質。如此類推政治層份和經濟層份之間的關係也要往兩者各自的特點方面想，因為不是兩者相同才算是有關係。這樣說來，經濟上區分的階級和實際政治鬥爭中出現的階級不一定是一樣。因此經濟和政治的關係不是子、母的引伸關係，而是既獨立又同屬的複雜關係。雖然一八五七之時，馬克思未有清楚界定這種關係的實質，但無論如何，他的想法與〈宣言〉時期的想法已迥然不同，並且為以後的著作確立了一個雛型。

在指出馬克思完成〈共產黨宣言〉之後，對某些想法有所改變的同時，我們也應注意到那些並未因馬克思思想改變而被遺忘的論點——那些已是馬克思思想不可或缺的部份。〈宣言〉劈頭第一句說的：「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便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塊基石。把這句刪去，馬克思主義便不成馬克思主義了。句子對階級的重視並不亞於鬥爭二字。句子之後接著列舉的一系列的對立階級關係——自由人和奴隸；領主和農奴；資本家和無產者——雖然不能切合地描述了各別相應的生產模式裏的複雜階級關係，但卻不失其啓導性的作用。從這段文字（以致其他所有馬克思的著作）我們可知，按照馬克思的意思

，人並非首先是一個個體，後來與其他個體組成爲階級。《宣言》的第一段清楚否定了那些以個體出發的階級理論，而馬克思以後的著作也是本着這個中心立論點。

依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人並沒有什麼「先天」的性質而是對立的階級的產物。在歷史裏，人的出現不是個別或獨立的，而是透過一組、一組的社會關係。人只不過是既定階級關係的角色扮演者。因此不同歷史條件的人自會有不同的個性：十八世紀資產階級政治理論裏的人是克苦耐勞、致力增添資產的人；現代商品社會的人是毫不吝嗇、追求滿足的人；勞動市場裏的人則是一個履行合約、遵守規則的人。抽離具體社會關係的人是不存在的，故此不可能成爲政治理論的立論基礎。可是資本主義社會和資本家的政治理論卻以一個所謂「自然」、「不受歷史的約束」的個人作爲的政治理論的起點。其實整部人類年鑑記錄的只是個人在不同的社會關係之下塑造成爲人的過程。馬克思這樣說：

每一個個人加上來並不等如一個社會，反之人與人之間的複雜關係的總和便構成一個社會。或許有人會說奴隸和自由人都不存在，因爲他們都是人。如果他們可以在社會以外存在，他們便都只是人。奴隸和自由人的調分是因爲社會上有奴役和受奴役的關係，一個人不是本質上是奴隸才是奴隸，社會關係使他成爲一個奴隸。

（譯自 Grundrisse 二六五頁）

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像它以前的所有生產過程一樣，也是在一一定的物質條件下進行的，但是，這些物質條件同時也是個人在他們的生命力的再生產過程中所處的一定的社會關係的承擔者。這些物質條件，和這些社會關係一樣，一方面爲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前提，另一方面又是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結果和創造物；它們是由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生產和再生產的。（《資本論》第三卷，九百廿五頁）上引《經濟學手稿》和《資本論》的論點駁斥了一般社會學對社會階級的看法，這些論點在《宣言》裏已有所論說。

此外，還要討論馬克思主義的另一基本要點。在致約·魏德邁（一八五二年三月五日）的信件裏，馬克思便以這個論點作為自己思想的核心。在一八七二年出版的德文版〈共產黨宣言〉的序言裏，馬克思和恩格斯又再次提到這個論點的重要性。這個論點是說：階級的形成和演變是接着生產力在不同時期的發展的。馬克思階級理論的立足點在於分析資本主義不同時期的生產條件和生產關係。缺少這個分析，馬克思主義便跟烏托邦式的社會主義無大分別。因此，馬克思提出階級鬥爭並不是針對資本主義的不仁道體制，在道義上要求改變。同時，馬克思對資本主義解體的預言也不是純粹的希望或是意志力的表現。

馬克思並不是以經濟結構上的不同位置去劃分階級。他的着眼點是整個生產模式的運作，即是說人賴以生存的物質條件和附帶的社會關係的運作決定某一時期的階級結構（不同的物質條件和社會關係便構成不同的生產模式）。當然其中的具體過程還有待進一步的澄清。一般的社會學以財富、物質和權力的分佈作為階級分析的基礎，但是，在馬克思看來，這些都只是階級出現後的結果而並非原因。以資本主義來說，不公平的分配是因為人分成了擁有生產資料的人和一無所有的人，同時，在合約的約束下，前者得以向後者購買勞動力進行生產。

因此，〈宣言〉的階級分析，雖有錯漏，但依然值得我們細加認識。〈宣言〉雖然把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鬥爭作為資本主義的基本階級鬥爭的形式，但卻沒有忽略了其他階級的存在。不單如此，〈宣言〉更提出了一個簡要的論斷，說明這些階級（中、下等的中產者；小型廠家；小型店鋪東主；手工藝生產者、農民等）的革命潛力。結論是：在各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形形式式的鬥爭中，只有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鬥爭才會帶來根本的轉變。這樣的一個結論能否站得住腳？

結論的依據是這樣的：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底下，無產階級是唯一與生產資料隔離的階級，另一方面，無產階級的勞動力卻又是整個生產模式的動力。可以說，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必然包括一個革命的無產階級。但是，無產階級本身有沒有矛盾？強調無產階級的革命性之時往往忽略了這個階級的內在問題，將無產階級當作是一個劃一和團結的階級；一個本身沒有歷史（內在

鬥爭的歷史)但卻改變歷史的階級。〈宣言〉正好犯了這個錯誤，這點上文已有所詳。事實上，馬克思後來也在這個問題上更正自己的想法。除此以外，無產階級是唯一的革命階級的說法也曾引起另一種誤解。在客觀的經濟體制裏，無產階級既然佔了一個革命性的位置，因此在政治意識和政治組織方面也會有相應的表現。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便提了這樣的說法。當然盧卡奇不會忽略了工人階級實際意識比不上他們應有的革命意識的問題，因此他強調無產階級的革命意識是潛在的，有朝一日會顯露出來。這種說法是不可能駁斥的。然而，盧卡奇的論調無助於解決馬克思主義的兩大歷史問題——工會團體對經濟利益的追求和西歐工人運動局限於社會民主黨式的改良主義框框。這兩個歷史問題其實便是〈宣言〉的理論問題。

不錯，〈宣言〉正確地以生產模式的階段去分析不同階級的構成，但在討論經濟和政治的關係時，〈宣言〉卻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宣言〉簡單地將政治和經濟等同起來，不但未能解決二者的關係，而且更引致像盧卡奇般的謬誤。總而言之，在撰寫〈宣言〉的時候，馬克思還未曾細心考慮到政治層面鬥爭的獨特和政治、經濟兩個層面之間的關係。及至一八四八革命崩潰，迫使馬克思尋找新的概念去處理這些問題，這點可從一八四八之後數年間馬克思的著作，尤其是關於法國的著作裏窺見端倪。

不過話得說回來，我們仍未有完滿地解釋了〈宣言〉，我們仍需處理這樣的一個問題：馬、恩二人為什麼會認為資本主義的階級鬥爭可以簡化為兩個階級的鬥爭，他們的論斷又是怎樣得到的呢？

對〈宣言〉時期的馬、恩二人來說，階級變為兩極是由於資本主義不斷擴大生產。隨着生產的擴大，無產階級隊伍也不斷的擴充，以致所有中間階層的階級也加入無產階級。簡單來說，這個過程可以總結為：（一）一羣喪失了生產工具擁有權的人，將他們僅有的勞動力拿到市場售賣，因而成了無產階級；（二）機械廣泛應用時，分工漸趨細微，工人的技術水平遂告降低，做成機械越進步，工人越退步，漸漸工人淪為機械的附庸；（三）透過加長勞動日或是增加機械的操作率，進一步剝削勞動力；（四

) 訂立工廠紀律制度，設立監督，把勞工變成一支工業生產的軍隊；(五) 僱用婦女、童工，降低勞動力的價值，調低工資；(六) 業主、店主和高利貸者等透過物價市場剝削；(七) 資本主義繼續擴展，資本變得更為集中，不少中層階層的人被淘汰，變為無產階級。

以上的簡述，細心的讀者很容易留意到馬克思在〈資本論〉之中曾再有所論述，並加以發揮。〈資本論〉的第十章「機器和大工業」便是其中一段相關的章節。通篇〈資本論〉以一羣只能售賣一己勞力的勞動者的出現作為資本主義的歷史基礎。工人淪為機器的附庸的現象對馬克思來說是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核心，同時也是機械化生產之後出現的現代工業管理的先聲。〈資本論〉所提出的絕對和相對剩餘價值的分別是承接着工人階級的剝削日益嚴重的理解。剩餘價值當然是來自對工人階級的剝削，延長工人每日工作時間所得的剩餘價值便是絕對剩餘價值；提高機器品質，加強效率，從而提高工人生產力（但卻不會增加工資）所得的剩餘價值便是相對剩餘價值，因為提高生產力必要重新添置器材，資本額遂不斷擴大。另一方面，為提高工人生產力，資本主義應用了一套科層管理制度進一步束縛工人。面對這種現象，馬克思在〈資本論〉裏指出資本主義對勞動者的束縛不只是契約上，而且是具體實在的。此外對於注入童工和女工降低勞工技術水平和形成一支工業後備軍的做法〈資本論〉進一步指出這種做法乃是抵消利潤下降的方法。因此〈資本論〉的理論發展比起〈宣言〉的粗略概括的論點可說是脫胎換骨。然而，我們仍需同時兼顧到兩部著作之間的承接和分野的問題。

在〈資本論〉之中，我們不難找到一些重提〈宣言〉基本論斷的段落。〈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四章便是個好例子：

它（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就造成了消滅自身的物質手段。從這時起，社會內部感到受它束縛的力量和激情，就活動起來。……一旦這一轉化過程使舊社會在深度和量度上充分瓦解，一旦勞動者轉化為無產者，他們的勞動條件轉化為資本，一旦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站穩腳跟，勞動的進一步社會化……就會採取新的形式。現在要剝奪的已經不再是獨立經營的勞動者，而是剝削許多工人的資本家了。

這種剝奪是通過資本主義生產本身的內在規律的作用，即通過資本的集中進行。一個資本家打倒許多資本家。隨著這種集中或少數資本家對多數資本家的剝奪，規模不斷擴大的勞動過程的協作形式日益發展，科學日益轉化為只能共同使用的勞動資料，一切生產資料因作為結合的社會勞動的生產資料使用而日益節省，各國人民日益被捲入世界市場網……。隨着那些掠奪和壟斷這一轉化過程的全部利益的資本巨頭不斷減少，貧困、壓迫、奴役、退化和剝削的程度不斷加深，而日益壯大的、由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本身的機構所訓練、聯合和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的反抗也不斷增長。

（〈資本論〉第一卷八三一頁）

但從通部〈資本論〉着眼我們可以看出來書中探討問題的特別方法，因着這一方法，〈共產黨宣言〉裏的簡單化觀點轉變為富於辨証關係的觀點。我們只需用兩個例子來說明。

〈資本論〉第一冊第十五章開首的段落，馬克思指出了資本主義生產的兩個不同階段，第一階段他稱為機械操作階段，在這階段裏機械的性質仍是生產工具。可是到了第二階段機械本身成了一個體系，工人反成為機械的工具，這個階段馬克思稱為近代工業的階段。他進一步探討兩個階段轉變所做成的影響。機械體系使勞動者的技藝水平變得越來越次要，每種工作所需的勞力技術水平也漸趨一致。這種趨勢立刻做成一種新的社會生產結構，生產運作由主管人員控制，其他的工人變成他們的隨員，這些主管人員和一些受過科技訓練的技術人員便成了一羣新的工人精英。

機械操作自成體系控制整個生產過程之後，一系列矛盾也告出現：一個勞工的工作可以隨便地由另一個替代；實行換班制及二十四小時不停生產；勞工技術水平更為降低，一個勞工的特有技術變成微不足道。在這種情況下，工廠生產管理的重要性便越來越大，工人因而被分成生產者和監管者。可以說，生產工具的改進意外地加強對勞工的控制並壓抑了勞工們抗議他們的不合理待遇所作的罷工或其他行動。

就以上所引〈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三章的一段便可以看出〈資本論〉和〈共產黨宣言〉的分別。後者說的簡單對立在〈資本

論》裏是錯縱複雜的。尤為重要的是〈資本論〉不再把無產階級看作是個一致的，不會有內在矛盾的階級，而是無時不斷受到資本主義的矛盾所影響而改變。

事實上在一段看似簡單的文字裏馬克思道出了現代生產運作下的階級鬥爭的形式和性質：

由於工廠的分工基本上將每個工人分到一些專門生產某部份物品的機器或者是將一大堆沒有組織的工人分為若干部門，每人操作同一的機器，因此工人之間的合作是很簡單的。工人之間的緊密組織在大規模機器生產的形式下，漸漸為管理層的組織所取代。

馬克思一方面注意到近代工業的再分工（改進機械生產）和管理制度分散了工人，另一方面也看出這種現象的另一種含義：再分工其實便是勞動力的進一步社會化同時也促使資本主義生產的不同部門更為互相倚賴，換言之資本主義生產更趨社會化。因此，資本主義在解決擴大生產的同時種下了新的矛盾。用這種辨証的眼光去分析資本主義，〈資本論〉做到了。

我們可以用另一個例子說明資本論的辨証觀點。在〈宣言〉裡馬克思分析了資本主義繼續維持下去的兩種途徑：延長每日工作時間或是加速生產。此外馬克思又提到無產階級的政治力量會日益漲大。在〈資本論〉裡馬克思重新提出這些見解，不過意思卻大為豐富了。擴大運用機器無疑是加強勞工的生產力，減少生產一件商品所需的勞動時間，但因擴大運用機器所做成的重新分工卻削弱了工人反對延長勞動時間的力量。這兩種相矛盾的趨勢是意料不到的。若然延長勞工的工作時間做成勞工過剩同時也暴露了資本主義的剝削性，使得一些傾向自由人道主義的資產者也感到需要限制勞工每日工作的時間，而無產階級也能抓著這個機會迫使制定工作日時間限制的法律。然而，正是為了這個緣故資本主義才會提高工作的生產力，好使在同一時間內，同樣的勞動力能生產更為好的東西。

這個生產調整是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重要分水嶺。它把絕對剩餘價值的時代和相對剩餘價值的時代分開。它的影響至為深遠：資本構成的有機部份，（廠房、機器的投資）大量增長；勞力對每件商品所賦的價值減少；工序的加速和加劇；勞工的工作越

來越忙碌和緊張；發展新科技的需求日增；管理制度日益嚴密。由此可見資本主義是不斷衝破身上的限制，它能夠不斷地將矛盾的發展趨勢交織成某種社會和經濟的組織以其達到它那種充滿矛盾的發展。它能夠找到辦法解決其內部的利益衝突和處理無產階級的反抗。因此資本主義的發展絕不是決定於一個因素，也絕不能從階級鬥爭的情況分割出來。

上文已曾指出，〈宣言〉未能滿意地處理無產階級經濟和政治鬥爭之間的關係。〈宣言〉予人這樣的一個印象：政治鬥爭是經濟鬥爭的延續，兩者可在同一層面上分析，無需引用包含幾個層面的分析架構。但是，自一八四八之後，馬克思重新考慮二者的關係。首先在〈哲學的貧困〉一書裡，馬克思認為空想社會主義之能一度流行是爲了那時無產階級尚不足以構成一個階級，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作的鬥爭也未能達到政治性的地步。無產階級尚未是一個自爲的階級，雖然已是個自存的階級（經濟結構上已出現無產階級）在致弗·波爾特的信件中，馬克思這樣寫道：

工人階級的政治運動自然是以奪得政權作爲最終目的，爲此當然需要一個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在經濟鬥爭中成長起來的工人階級的預先的組織。但是另一方面，任何運動，只要工人階級在其中作爲一個階級與統治階級相對抗，並試圖從外部用壓力對統治階級實行強制，就都是政治運動。例如，在某個工廠中，甚至在某個行業中試圖用罷工等等來迫使個別資本家限制工時，這是純粹的經濟運動；而強迫頒佈八小時工作日等等法紀律的運動則是政治運動。這樣，到處都從工人的零散的經濟運動中產生出政治運動，即目的在於用一種普遍的形式，一種具有普遍的社會強制力量的形式來實現本階級利益的階級運動。如果說這種運動以某種預先的組織爲前提，那末它們本身也同樣是這種組織發展的手段。

（〈馬、恩選集〉第四卷三九六頁）

以上的一段文字寫於一八七一年十一月廿三日。數天之後恩格斯寫了一篇大同小異的文章刊登在都靈的意大利無產者報：

工人階級的經濟解放是一切政治運動都應該作爲手段服從於它的偉大目標。……工人的社會解放同他們的政治解放是不可分割的。

（〈馬、恩全集〉第十七卷五〇七一—五〇八）

從上面的幾段文字中，可以見到馬、恩二人正在重新思量他

們在〈宣言〉所提過的言論，特別是政治和經濟鬥爭之間的差異和構成這兩種鬥爭的不同形勢的問題。他們重新思量問題的期間很長，從寫〈哲學的貧困〉的日子一直至巴黎公社的階段。在這段日子裡，馬克思的思路曾有過好些反覆，我們有需要細心考察這些反覆的地方。

〈哲學的貧困〉所提出的「自存」與「自為」的劃分，後來成了流行的語句。但是，以這個劃分去理解經濟和政治鬥爭兩者的關係是錯誤的。自存和自為的劃分意味著無產階級在其既定的經濟位置裡仍能在某一個時候發展達到革命階級應有的意識，而且，只有到那個時候，無產階級才能夠真正進行政治鬥爭。這樣鮮明地劃分階級和界線的弊處，前文已有所述。依據這種簡單的二分，只有高度革命意識底下進行的鬥爭才是政治鬥爭；只有當無產階級意識高漲，他們才算是對政治發揮影響的階級。換言之，整個無產階級必須發展至團結一致，共同進退的地步才可以進行鬥爭。這樣的分析依然將階級當作是一個劃一的、不可能存在內在矛盾的階級。

但是，在致波爾特的書信裡，馬克思的意見開始有所更改。「無產階級鬥爭是以奪取政權作為最終目標」這句話說明馬克思主張打碎資產階級所把持的政權。更值得注意的是「經濟」、「政治」等詞的意思是要指明在某種情形下，什麼地方的階級鬥爭最能發揮效果。無產階級組織起來反抗延長工作時間的行動被形容為一項經濟鬥爭的行動，但這項行動的具體目標是要制訂法律限制每日工作時間，因此是一次政治鬥爭的行動。這個分析的特點是不再自然而然地將經濟和政治兩種鬥爭等同起來，反之，分析的重點在於說明一次產生影響的鬥爭的具體歷史情況。

至於以上所引的其他章節的中心也是大同小異。這些章節要解決這樣的問題：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底下的對立局面在什麼情況下才會在政治舞台上出現？而出現的形式又是怎樣？提出這樣的問題時，馬克思已遠離（在理論層面上而言）政治、經濟等同的時代。事實上，在〈法蘭西階級鬥爭〉和〈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兩部著作中馬克思更提出好些新的概念用以界定政治鬥爭本身的獨立性和政治鬥爭本身的特有根源和進行的程序。

〈法蘭西階級鬥爭〉的上半部在一八四八年事件剛結束之後

寫成，在這一部份裡馬克思雖然承認無產階級尚未有能力控制大大局，但是，他仍然認為資產階級的矛盾迫使他們連資本主義體系最成熟的政治體制——全民選舉——也要放棄。在無產階級革命的威嚇之下，他們接受了拿破崙三世的獨裁政權。〈法蘭西階級鬥爭〉的後半部在稍後的時間才寫成，這時馬克思已不再認為資本主義已瀕臨崩潰的邊緣。這個轉變Fernbach稱為是馬克思政治理論發展最重要的轉變。Gwyn Williams 很扼要地述說了這個轉變的實質：「一八五零年夏天，馬克思繼續他的經濟研究。他對一八四八年的一系列革命下了一個結論：一八四八的事件代表着資本主義向一個新階段過渡……隨着社會繁榮再來，新的革命潮將不容易出現，要等到資本主義經濟和生產關係再進一步發展，無產階級革命才有可能。……馬克思這時的立場著重整個結構的分析，十七年後的〈資本論〉便無疑是這種分析的代表作。」

因此馬克思在一八四八之後的分析重點不是在於強調政治作用大於經濟作用。相反馬克思在這時期的著作裡其實是著力地分析政治層面上的客觀局限。馬克思真正改變立場的地方是否定了政治和經濟兩個層面間的連續性，透過具體、詳盡的實際政治鬥爭的分析，馬克思建立了一系列確立「政治層面的獨立性」的概念。〈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一書最能說明這個轉變。此書分析了一八五一年法國第二共和被拿破崙三世政權取代的政治形勢。以法國整個社會結構來看，資本主義仍處於其早期的發展。雖然法國的無產階級已開始提出她們的要求，但卻仍未能扮演一個決定性的角色，更加不能扮演一個獨立的角色。至於資產階級則是個已經組成的階級，其主要派系更能掌握政權，一時扮演這個黨派，一時那個黨派，不斷地尋求適合於資產階級的解決問題方案。不過當時法國的資產階級的力量仍未足以臣服以前社會裡的統治階級，對他們以予有效的霸權統治。他們不能建立一個合乎資本主義發展的民事和政治體制。第二共和的政局便也因此而變得非常動盪不穩，聯合政府剛組成便要宣告解體。不同的政體不斷更替，每個政體代表着一些派系聯盟起來企圖達成政治上的領導權。當某種政體因派系聯盟解散而崩潰時，解決問題的社會基礎便告縮窄，直至最後所有可行的方案都用過之後，政治舞台上便沒有一個有力的聯盟能夠阻止拿破崙三世以一個所有階級的家

長的姿態出現。

就馬克思對法國一八五一的危機的分析，我們將集中注意力在兩個問題上——階級及其政治上的表現的問題和生產模式對政治鬥爭的最後決定力這兩點。

首先要注意的是馬克思雖然是以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作為他的分析架構，但是他並不把各個階級當作是完整的階級。討論無產階級時，馬克思便提出了半無產階級（lumpen-proletariat）的影響。對於資產階級馬克思細心地劃分主導層份裡的派系——衆多地產物業擁有者，金融家，工業家，大商家。這些派系又可歸分兩大陣營——金融資本和工業資本。除了主導層份的派系之外還有小資產階級。他們是無產階級和大資本家的轉接階級。他們的位置極其重要，因為他們既可支持無產階級的利益也可支持大資本家的利益。至於拿破崙，馬克思認為他其實是代表着一個式微的階級力量——小規模生產力的自耕農。

接着要注意的是沒有一個階級派系是獨立地在政治舞台上扮演其角色。每個派系對待當時政制的態度便構成當時政治聯盟的形勢。在政治舞台上更有其他沒有清楚階級分野的力量：軍隊、報界、有名望的知識份子、教士以及鄉間的居民。這些力量對於某個階級爭取領導是舉足輕重的。這期間的形勢縱錯複雜，政治局面極為動盪，然而這些都是資產階級革命過程中的典型現象。這時期的歷史代表著資產階級共和派人士的短暫統治和崩潰。與共和派人士為敵的派系主張恢復社會秩序、保障財產安全。和這個「社會秩序黨」表面上存在着支持波班王朝或是奧利安王朝的矛盾，但內底裡他們都是擁有廣大土地的大地主或是大商家、銀行家、工業家等。造成這兩批人意見分歧、互相傾軋的原因不單是兩批人的不同物質存在的基礎，而且也是他們一向以來抱有的不同意識形態傳統作祟。在這裡（以及書內的其他地方）馬克思說明意識形態在階級鬥爭中對政治層份所起的相關作用。一八五一年法國的地主和企業家之間的意識形態和不同自我形象雖然可以從他們的不同經濟基礎去解釋，但在當時卻對整個政治形勢產生了具體的影響。

第三，要注意的是不同政治派系和層份如何在鬥爭的過程中建立足以代表他們利益的政治結構。資產階級的兩個主要派系一

地主和企業家——以兩種不同的保皇姿態（前者支持波班王朝，後者支持路易·菲獵）在政治舞台出現。但他們對恢復社會秩序的共同希望使他們聯成一個黨派，他們便只能以一種政治結構去代表他們。因此客觀形勢使他們放下彼此的分歧攜手做資產階級的代表。這個現象說明了階級性質和代表階級利益的政治結構之間的距離。做成距離的原因不單只是爲了階級利益需要透過複雜的政治聯盟去代表，而且更爲了一個階級裡某個派系的利益往往能夠透過另一個派系在政治舞台上担的角色便能得到表達。由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所組成的「社會民主黨」便是個很好的例子。這個黨派的形成是要針對新近組成的龐大資產階級聯盟以爭取地主和企業家以外的派系利益。可是這個黨派在客觀上削弱了無產階級的獨立性並且將資本和工資之間的衝突模糊起來。社會民主黨的要求只是資產階級體系裡所能容許的民主改革而已。

即在這種情形之下，馬克思警告不能以一種歸納法去對待政治代表的問題，不能因爲「社會民主黨」促進了小資產階級的利益而認定這是個小資產階級的政黨。一個政黨的性質不能單由政黨成員的階級屬性去分析。社會民主黨是一個不同階級的聯盟，不過這個聯盟的立場卻是小資產階級，因爲社會民主黨針對當時法國社會危機所提出的解決方案都離不了小資產階級所能作的反應。以當時的情形來說，無論社會民主黨的領導是誰，他都只能站在小資產階級的政治立場，提出小資產階級的解決方案。馬克思因而認爲討論階級和階級代表之間的關係時要注意分析不同的政治主張如何滙合在某一個階級立場的範圍內。以社會民主黨爲例，雖然小資產階級的社會和物質界限劃定了社會民主黨的政治主張的範圍，但卻不能忽視這種政見和形成一股實際的政治力量的具過程和媒介。

一個階級的政治代表的問題其實是這個階級的立場如何在衆多角逐的力量中重新表達的問題（re-presentation）。各種角逐的政治力量構成了政治鬥爭的形式，其中牽涉的妥協、聯盟或其他的形式都只能以當時的鬥爭形勢去解釋，政治鬥爭的獨立性也在此確立起來。爲馬克思來說解決階級的政治代表的問題才可進一步解釋路易·拿破崙奪權行動所代表的階級和事物。馬克思認爲拿破崙代表了那些小規模生產的農民，這些農民是保守

的，他們想保持現存制度。馬克思的想法依據怎樣的分析呢？首先小規模生產的農民是自給自足的，和外間的接觸極之有限，就是農民彼此的溝通也是少有的。這些農民的前身是農奴，在拿破崙一世之時才成爲擁有土地的自耕農。馬克思詳細地分析了資本主義侵入農村使大多農民債台高築因而十分敵視資本家。路易拿破崙的權力也建基於此。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馬克思這樣寫道：

既然數百萬家庭的經濟條件使小規模生產的農人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與其他階級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並互相敵對，所以他們就形成一個階級。由於各個小農彼此間只存在有地域的聯繫，由於他們利益的同一性並不使他們彼此間形成任何的共同關係，形成任何的全團性的聯繫，形成任何一種政治組織，所以他們就沒有形成一個階級。

（〈馬、恩選集〉第一卷六九三頁）

在拿破崙身上，小規模生產的農民所找到的不是絕對的認同而是補足了農民本身不足之處的事物。這樣並不是說路易拿破崙不代表法國發展中的資產階級生產模式。在路易拿破崙上台之前不同的資產階級派系都遭到挫敗或是被迫引退，路易拿破崙上台後，便不能直接代表任何的資產階級派系。爲了鞏固一己的地位，路易拿破崙將自己的權力建立在一個不曉得在政治上代表自己的階級之上。這個階級所尋求的政治代表要同時是他們的主人、權威，而又能擁有絕對的權力好能保護他們免受別的階級的剝削。小規模生產的農民便正好是這樣的一個階級而拿破崙便正好是農民的政治代表。

然而農民所依靠的龐大有力的政府也正是法國資本主義繼續發展所必需的。一個強而有力的政府才能替過剩的人口提供新的就業機會、同時透過膨脹的政府架構和國家的開支吸取資本家們所不能賺取的利潤（除非是用赤裸裸的剝削）。國家權力的漲大實在符合資產階級的政治利益。可以說法國一八五一年的政治危機對法國資本主義的深遠貢獻便是成立了路易拿破崙所代表的獨裁政府。

由此可知政治層面的階級鬥爭有其特定的作用和形式。特定的演變情況，有其自身的動力、節奏和方向，又有內在的矛盾和

出人意表的結果。主導生產模式的物質和社會關係的發展階段在最終是決定了政治鬥爭，但後者所經歷的種種演變是無從由主導生產模式的結構去解釋。主導生產模式的結構規劃定政治鬥爭的範圍和鬥爭結果的各種可能性，但卻不是直接決定具體鬥爭的結果。

政治鬥爭既然有其獨立性，那麼在一個社會結構裡政治層面和經濟層面又是否互不相干？從歷史唯物論的角度出發社會結構是一個「複雜的統一體」是縱錯關係的組合。社會結構裡的不同層份（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各自獨立但卻是彼此呼應（articulation），不過各層份之間也常常存着呼應上的阻礙。階級的位置雖然在經濟層份上決定，但階級之間的鬥爭卻是透過一系列特定的政治過程。只有透過某種形式的政治代表（representation）階級利益才能得以表達。在這個意義之下政治代表和階級利益是相呼應的，但某種政治代表一經確立之後，便有其本身發展的動力和方向，因而構成政治層份的獨立性，否則便只是經濟層份進一步的伸展。政治代表（political representation）在另一個意義上來說是經濟層面上的階級的重新表達（representation）。

在〈經濟學手稿〉的導言中馬克思曾經指出，當我們不再認為事物發展過程中不同時間的表現是相同的時候、我們便必須借用呼應的概念去說明兩種不同的事物發展時相交錯成爲一個複雜體系時的關係。在這樣的一個體系裡縱使一組事物的發展情序是另一組的結果（如政治和經濟）但仍會有其自身的發展規律。故此體系裡的政治情序包括兩個層次的發展規律。

因此我們不能將階級鬥爭當作是一些從經濟層面上劃分的階級所作的政治鬥爭。階級的組成不是單一地由經濟層面便可劃定而是由社會組合的每一個層面一起構成，故此階級本身是存在矛盾的，是由複雜的成份所組成的，而明瞭階級本身的內在矛盾才能正確地掌握具體歷史情況下的階級關係。只有在特殊的革命形勢之下，構成階級的各層份（政治、經濟、意識形態）才會重疊。

在結尾時，我們嘗試握要地覆述我們對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

解。在整個分析中最基本的概念要算是生產模式的概念。這個概念是要說明人在特定歷史條件之下生產和再生產人生存的物質情況時所組成的關係和牽涉的力量對比，包括了人和生產工具、人與人（在生產上而言）的關係，亦即是說科技分工下和社會分工底下的生產關係，而後者又包括了生產工具的控制和實際工作程序的組織的問題。生產模式的分析架構提供足夠的概念去說明怎麼樣的生產方式才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與及在資本主經濟結構之下，階級的界限又怎樣劃分。不過這樣劃分出來的階級並不足以代表實際存在的不同等級的人羣，而只是說明某個階級在生產模式之下產生的功能，一個階級往往會有多種的功能，因此就是在經濟層面上劃定的階級也是複雜的。事實上在具體歷史裡，從來就不會只得一種生產模式，而是夾雜着好幾個生產模式，其中一個佔主導地位。但主導的生產模式的運作也受著其他次要生產模式的影響，生產模式裡的階級劃分便更為複雜。

此外在一個社會組合裡更包括著上層建築的各種關係——政治上的關係、法律上和意識形態上。這些關係使階級的構成變得更為複雜。以法律上的關係為例，在早期的資本主義、法律上擁有生產工具和真正擁有生產工具二者相同，可是到了壟斷資本主義之時，出現了企業資產由一羣沒有實際控制權，只有法律意義上擁有的情形，這樣一來資本家是擁有生產工具的定義便出了問題。另一方面上層建築的構成和演變有其獨特的形式，而不是生產模式的進一步引申，而且更會反轉影響生產模式的演變（促成或阻礙主導生產模式的發展）。因此階級鬥爭的情形在社會組合的各層份中可以出現不同，甚至是互相矛盾的情況。這樣階級的組成便也不是單純的而是複雜和存在着內在矛盾的。本文的主旨在於介紹馬克思如何從一種簡單的階級觀念轉變為複雜的階級觀以及他怎樣說明階級構成的複雜性。

預告：

意識形態的理論

國家機器的性質

晚期資本主義的危機



曙光圖書

訊通柯式印刷公司承印 電話：3-341295